

痛经

解航著

每个少女的疼痛都是一个秘密

『新浪网』最受欢迎的小说
北方雪人青春情爱系列

TONG JING



他说：我喜欢你
她说：把你的手掌放在
我的小腹上吧
他问：脸色苍白的她怎么了
她说：痛……

远方出版社



北方雪人青春情爱系列

『新浪网』最受欢迎的小说

痛经

解航/著
远方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痛经/解航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5.1

ISBN 7-80723-013-4

I. 痛... II. 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607 号

痛经

作 者 解 航
责任编辑 王月霞
特约编辑 张 炜
责任校对 宋惠苑
封面设计 门乃婷

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8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23-013-4/I·7

定 价 16.80 元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夜战	1
◎ 第二章 父亲	37
◎ 第三章 莫雅	67
◎ 第四章 兰贞	105
◎ 第五章 情人	151
◎ 第六章 晨色	177
◎ 第七章 长吻	191
◎ 第八章 痛经	207
◎ 第九章 消逝	239

第1章

夜战



- 2 高二升高三的那个暑假里，我就像一只被扔在荒野里找不到树的猴子一样仓皇无助。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二的时候突然滑了下来，老师和家长都被弄得束手无策，满头大汗地恨不得以剥了我的皮的方式来找出成绩下降的原因。可是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剥了皮之后我就活不成了，如果活不成他们即使找出我成绩下降的原因也没有任何用处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他们继续在剥我的皮。班主任白老师给我爸妈推荐了一个从晚上六点上到十点半的假期数学英语补习班，我爸妈想都没想就给我报了名。于是我每天晚上连饭都吃不好就要去上课，上完课回家后还要在他们的监督下学习一个小时。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连晚上睡觉前想入非非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过坏景不长，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爸突然忙了起来，整天整晚不回家。我妈的心情也变得坏起来，偶尔见了我爸回来也无精打采地不愿意说话。他们之间的冷战给了我一丝喘息的机会，让我得以保住剩下不多的皮来继续活下去。

由于爸妈总是不在家，于是晚上我不再去上课而是跑到死党麻西家去看成人片。这小子的暑假生活简直完美到了极点，他爸妈闹离婚，闹到最僵的时候便谁也不回家，只管把足够的零花钱扔给麻西糟蹋。而麻西这小子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数十张成人电影 DVD，死皮赖脸地拽上我一起看。

我们从来都愿意管所谓的黄片叫成人片的，因为“成人片”这几个字听起来比较体面一些。而且我过了那个暑假就十八周岁了，可以天经地义地说出“成人片”这三个字。

由于博览群盘，我们很快就把各国成人片的特点归纳了出来。日本是最变态的，从他们的 AV 片中就不难看出，女性在日本社会中不过是玩偶；美国是最恶心的，那些画面上的男女永远是生龙活虎身体强壮青筋暴露，而且女演员的妆画得很浓，看多了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法国一般是很有艺术性的，比较讲究情调，而且故事情节进展很慢，好像浪漫的法国人愿意把成人片当作咖啡来品尝；韩国成人片则拍得非常粗糙，经常能从男女主



人公对面的床头镜子里清楚地看见摄影师扛着摄影机，录音师举着录音筒，另外一个看似导演的人坐在椅子上摸下巴。

终于有一天我们俩都腻歪了，“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脸对着脸发呆。

麻西皱着眉头说：“我发现这玩意儿看多了感觉特恶心。”

我苦笑，说：“我算知道什么叫‘以毒攻毒’了。黄片看多了也腻歪，再也不想看了。”

4 “是成人片，不是黄片。”麻西纠正了一下，然后摇着头仰面看着天花板，说：“唉，再开学可就是高三了，我现在还什么都学不进去呢！你说我考不上好大学怎么办啊？好歹咱俩也算是在国家一流重点中学混的。”

“那就从现在开始好好学，像班长同志学习，每天做一套模拟试题。”

“我哪儿做得进去啊？我现在一看书就眼花，没事儿都把‘亚美蝶’当口头语了。”（“亚美蝶”是日语“不要啊”的谐音，这句话经常由日本AV片中矫情的女主角喊出来。）

“我靠！你算是无可救药了。”

“真的，那天我妈打电话问我晚上吃的什么，我说方便面。她就说：‘老吃方便面不行，我回去给你做顿红烧排骨吧！’我最烦她回家了，所以一急，就喊出来：‘亚

美蝶……’ ”

“你妈有什么反应吗？”

“她也没什么反应，肯定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小子是故意这么喊的。”

“我靠，怎么可能？我是那种人吗？”

说完这事我们俩又没话说了，也不知道干什么。我站起来满屋子溜达，心里想着自己的前途：绝不能像麻西这么颓废，我还是有理想的。我将来要做一个出色的导演，明年还要考北京电影学院。我必须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能天天像这样混日子了。正想着，麻西突然站起来去拉他的衣橱，一边拉一边说：“咱们玩点儿新鲜的。”

只见他从衣橱里拿出一个黑包，然后又从黑包里掏出了一个黑色望远镜。说实在的，那个望远镜看起来不错，像是比较专业的货。

“呵呵，玩过吗？”他用甚为邪恶的语气问我。

我摇了摇头，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冲我笑了笑，把窗帘拉开并把望远镜架在窗台上对准了对面亮着灯的窗户，然后他猫下腰把眼睛贴在了望远镜上。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的意思是偷窥。

我凑近正在认真偷窥的麻西，咬着他的耳朵说：“这样不好吧？”

他笑着说：“干吗说话声音那么小？怕对面楼上的人



听见啊？”

“原来我看过若干个关于偷窥的电影，主人公一律因为偷窥而引来若干的麻烦，最终身败名裂……”

没等我说完，他就用胳膊肘拐了我一下，一咧嘴说：“快看快看，那妞儿换衣服啦！”

我一听他这样说，立刻抢望远镜，这不要脸的小子就拿出了吃奶的劲儿护着。争夺中，我顺着望远镜的方向看去，隐约看见对面五楼东边的窗户亮着灯，里面有一个人正在晃动。那人一身肉色，显然并没有穿多少衣服。

6 “你先别抢！你先别抢！让我再看两眼。”麻西仓皇地护着他的宝贝望远镜。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原来男人最原始的欲望就是窥视女人，同时也对女人最原始的欲望感到好奇。就这一瞬间，我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升级到了有关人性的高度，顿时感觉到了一点儿自豪。

这点儿自豪感消失之后我已经把麻西的望远镜抢到手了。我举起来向对面看去，竟然看见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女人的大饼子脸。这一下可被吓坏了，放下望远镜惊恐地问麻西：“怎么……怎么是个大妈？”

麻西不回答，硬要来抢望远镜，我紧紧地护住并且大声问他：“快告诉我你刚才看的是哪儿？”

“妈的！是那个大饼子脸的楼上。你先给我看看。”

于是我一下把麻西推出去老远，然后举起望远镜移到那楼上，果真看见一个身材不错的女人正穿着睡衣散

着头发整理自己衣橱里的东西。

麻西在我身后冷笑，说：“唉，可惜呀！你错过精彩片段了。”

“你这小子真不够意思，我平时对你那么仗义，你这么点儿好事儿都不与我分享。”我一边失望地训斥着麻西，一边用望远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女人的一举一动。

她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因为我看到她的动作非常麻利。但她给我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到冷。北京八月伏天的夜晚是异常炎热的，但是我看到她在屋子里做的每一个动作均感觉到冷。我为这种异常的感觉而疑惑，同时更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她的出现，无疑成为那炎热而无聊暑期末尾生活的一个新元素，强行地占据了我周围的空气，散发出迷人的凉气。

“放下吧，好戏都错过了，要看明天再看。”麻西过来拉我的胳膊，而我则挣脱他。这时候他突然喊道：“快放下！有人发现咱们了！”

我这才发现有一束手电筒发出来的光从那个女人楼下的大饼子脸那里射过来，便赶紧把望远镜放下来，回身闪到一边，对麻西说：“我靠，这怎么办？”

“我叫你赶紧放下的，出事儿了吧？”麻西目光紧张地看着那束光，又说：“应该没什么吧……我们先把窗帘



拉上再说。”

拉上窗帘后我们俩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一起打开了电脑，杀了两盘 NBA LIVE 2001 之后，正准备杀第三盘，敲门声突然响起，麻西被吓了一跳，说他爸妈现在不应该回来，便手忙脚乱从游戏中退出进入了新东方背单词，然后起身去开门。我则坐在屋子里等他。不一会儿，就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小流氓们，你们找死啊！”

我吓了一跳，赶紧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大饼子脸正站在门外指着麻西的鼻子骂着，麻西一脸的惊慌失措。

那饼子脸扯着嗓子嚷道：“你们这帮小流氓，他妈的要脸不要脸啊！拿着望远镜使劲往我家窗户里看！你们看什么啊？你说你们看什么啊？”

8

麻西被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此时，楼道里已有好几户人家都开了门。于是我大脑一热冲了出去，冲着那饼子脸嚷着：“谁看你啦？谁看你啦？你白让看我们还不看呢！瞧你那样！也不照照自己！给钱都没人看。赶紧走人！这儿正学习呢！明年我们就高考了知道不知道？”

说完我“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麻西则在旁边傻傻地看着我。门外静了三秒钟，那女人才反过味儿来，声音更响地破口大骂起来。我把麻西拉进屋子里，把卧室门关上，说：“别他妈的理她！谁也没看她，长那么丑还以为人家多稀罕她似的。”

麻西张目结舌地看着我，吃吃地说：“真没看出来，你

小子这么有魄力。”

我一摆手，说：“哪有什么魄力，郁闷而已。”

2

等那女人骂完走人后，我也就跟麻西告辞了。走之前麻西还跟我说着明天还来他家看那楼上的妞儿，并保证让我先看。还说和我一起偷窥觉得特别有骨气。我笑了，说明天见吧兄弟。

下楼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有点儿悬浮。

后来我小心翼翼地回想了一下刚才对那大饼子脸说的话，觉得特无地自容。我有时候内心活动虽然有点儿像菜市场那样不太卫生，但还真没有对别人说过这样脏的话。今天是怎么了？自责了一会儿，又想起那个穿睡衣散着头发的冰冷女人来。

我总是梦想着有这么一个女人和我拉着手走在夜里无人的街道上。我希望她的手心不要有汗，希望她的手冰凉一点儿。我可以拉着她走过北京这座犹如众多缤纷多彩的灵魂组成、海市蜃楼一般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走完北京我就带她去走东京，走完东京走巴黎，走完巴黎走纽



约。肯定特浪漫。

可是，让我郁闷的是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愿意让我拉住她的手。在大街上当我和她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她们无不觉得我就是一个小毛儿孩。窗户里穿着睡衣的女人估计也是同样。其实这都怪自己，谁让我什么都不是呢。不帅不高不壮不富，学习成绩又狂跌。越想越郁闷，突然担心起自己的将来。我怕将来会成为大龄青年，找不到老婆急得上火，说不定最后还得像那帮俗人一样在报纸屁股上登一段文字，把自己美言一番，例如“五官端正身材适中有工作有房不吃葱蒜”一类，以此来寻觅一个可以做饭生孩子的女人。

10

我不敢想下去，再想怕自己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于是就跑到街边的冷饮摊上要了一瓶可乐。卖可乐的姑娘一看就知道是村里人，不过样子还不错，就是皮肤稍微粗糙了一点儿。我想找个这样的拉拉手可能也不错。正看着，她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还笑，露出一嘴黄牙，牙齿上还沾着包子馅里的菜叶或葱叶什么的。

“你在哪儿上学？”牙齿上粘着菜叶的卖可乐姑娘问我。

我被可乐的气顶得打了一嗝，故意看着别处，嘴里回答她：“清华。”

“清华的？”她一愣。

我“嗯”了一声，继续喝可乐。我通常愿意在陌生人

面前吹嘘自己，能吹多高就多高，因为确定我们以后不会交往，顶多是萍水相逢。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给她留下一个高不可攀的印象呢？

我这个体面的谎言效果不错，那个姑娘看我的眼神立马恭敬多了。其实我对那个高不可攀的清华没什么兴趣。虽然爸妈一提起它来眼睛都闪出饥饿的光芒，恨不得拿着菜刀架在脖子上逼我走进去。事实上，对我来讲，清华不见得比一个漂亮而且善解人意的女生的诱惑大。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女生的牙齿上沾着菜叶，也不要像我们班里连续三次期中期末考试蝉联文科班年级第一的女生马红。因为不管多热，她半个月才洗一次澡，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而且天天午餐时间去离学校不远的胡同里的小摊上吃羊肉泡馍。本来澡洗得就不勤，再加上不按时睡觉而引起的内分泌紊乱，因此满脸都是青春痘；又因为每天都吃羊肉而满身流着羊肉味道的汗液，所以当我和你擦肩而过的时候会有一种异样的眩晕感。

我喝完可乐，心想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夜深的时候我一般不愿意坐公共汽车，因为车上往往没有什么人，这使我觉得无聊。我喜欢白天车上那种熙熙攘攘的大场面，犹如置身于一场大片拍摄剧组中一样。所以那天夜里我抄一条穿过公园的小路走回家。小路特别静，它给我很大的胡思乱想的空间。我时常是边走边想，说不定就能突然发现什么令我惊奇的东西。高一的时



候我曾经两次在这条路上拣到五十元钞票，我把那些钱扔给了立交桥上拽着大人衣角要钱的小脏孩儿们。他们都以异常惊讶的目光看着我，好像不敢相信我居然可以一次给他们这么多钱。看着他们那种眼光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觉得那些小脏孩儿们肯定特崇拜我，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将超过现在中国任何一位偶像明星。不过有个脏孩儿把那张五十元的票子举在阳光下看了看，这动作使我一腔成就感瞬间化为了乌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是乌有了。

而那天夜里，我没有发现钞票，却发现了姑娘。

12

她走在我的前边，具体多少米的距离忘记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她穿着黑色的吊带背心和深色的牛仔短裙，并且走路的时候让自己浑圆的小屁股夸张地扭动着。

我看着她的背影，脑子里开始想入非非。

她留着一条干净利索的马尾辫，在月光下泛着婆娑而诱人的光；她拥有宫廷美女一般的溜儿肩，西湖蛇妖一样的细腰，古堡魔鬼似的翘臀，少女特有的长腿。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让我联想起电影《青蛇》里的张曼玉。

也许这一系列的形容有些夸张，但绝对是当时她的背影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到家后我发现舅舅来了，正跟我妈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电视也关着，看来像是谈着什么重要的事情。舅舅是搞建筑工程的，说白了就是一工头。而我妈是北京某家工商银行的办公室主任。他们俩在一起谈论的基本上是我妈走关系帮我舅联络点儿活干的事情。我懒得搭理他们，就随便叫了一声“舅舅好”就要回屋。这时候舅舅却叫住了我，满脸都是油光地对我说：“钟阳，你不是早就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舅舅送你。”

我妈赶紧说：“行了吧，他现在学习那么差，还想要笔记本电脑？家里的这台台式电脑我都想给他砸了呢！”

我不理他们，回到自己的屋子，把外衣脱了，坐在写字台上发呆。我可以清楚地听见舅舅和我妈的谈话内容。

我舅舅说：“姐，你相信你弟弟吗？你弟弟怎么可能做豆腐渣工程呢？”

我妈停顿了一下，说：“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

“那是因为工程影响了他们那家屁大点儿医院的生意，所以他们找事儿。”

我妈咳嗽了一声，又说：“那他们说曾经有一小部分塌了，是怎么回事？”